

卷二

倪烈婦

倪烈婦，仁和王通甫女也。年十七嫁東里倪德昌，三月而寡，謹事舅姑不衰。閱八年，舅姑以家貧欲嫁之，陰納聘，行有期矣。先一日乃告之，婦佯諾，即晚檢半臂一、耳環一，以與姑曰：「是猶足為數日養。」夜半投於河。遲明父至，述夫婦同夢女歸以死告，且謂上帝命為河神，無苦也。方共駭愕，里中譁傳太平橋河有屍，被髮蒙面，上下衣密縫，視之則婦也。凡溺者，男覆女仰，而婦屍獨覆，人莫不異之。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九年，詔旌其門，里人為葬於棲霞山下，趙茂才之琛題其華表云：「碧水冷銀瓶，祠近岳家追孝媛；青山標石碣，墓鄰孫氏聚貞魂。」

卷三

吳烈女

湖州太湖濱綠葭灣吳烈女，以貧故養於夫家，夫曰李時新，佐父九臯治肆事於湖北，女獨與姑居。姑與疏族李大礮通，時來飲酒，使女給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扶女無完膚。大礮與姑謀，并污之以塞其口，姑於是為好言誘女曰：「大礮有恩於汝夫，汝善事之，汝夫歸，以汝為能報德也。」因出金跳脫與之曰：「此大礮所贈。」女取而擲之地。時六月六日，俗必食鱖鮓，姑與大礮共為鱖鮓，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熟，大礮與姑食，邀女共食，女不肯食，大礮強灌之，則啼而走。傍晚，女浴於室，大礮從暗中突出，欲走，門已閉，遂自後窗投於水。鄰嫗救之起，微有氣，至夜半蘇，復自投於水，竟死。族人以大礮逼姦致死報縣，烏程令莊有儀素不解事，縣人謂之「莊糊塗」者也。檢驗時，姑堅執大礮無逼姦事，竟以失足落水完案，時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震澤縣盜案發，大礮論實坐斬，衆憤稍洩，而逼姦之案已結，無可翻，烈女不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當事，請旌於朝。歸安方燾作徵詩啟以表彰之，有「千尋雪浪淨滌淤泥，一片冰心朗昭河漢」之句。

我之節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歷來的嘆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歎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餘的文章議論裏，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歎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歎，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歎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託空言的人，歎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典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裏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裏，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裏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於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復古時代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裏，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於「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臟，都有關係。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並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彷彿，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裏面，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於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閤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只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

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志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裏，已經說過理由。不過真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只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汗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製，便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閹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佈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刻，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裏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麼？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佈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麼？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志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志書裏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

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裏。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贊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 and 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麼？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貞操問題

胡適

1918 年 07 月 15 日

周作人先生所譯的日本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新青年》四卷五號），我讀了很有感觸。這個問題，在世界上受了幾千年無意識的迷信，到近幾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學者正式討論這問題的真意義。文學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 Thomas Hardy 的《苔史》

（Tess），都帶着討論這個問題。如今家庭專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這樣大膽的議論！這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

當周先生翻譯這篇文章的時候，北京一家很有價值的報紙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海寧朱爾邁的《會葬唐烈婦記》（7 月 23、24 日北京《中華新報》）。上半篇寫唐烈婦之死如下：

唐烈婦之死，所閱灰水，錢鹵，投河，雉經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則其親試乎殺人の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慘毒，又歷九十八日之長，非所稱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節」的事來替唐烈婦作陪襯：

女年十九，受海鹽張氏聘，未乾歸，夫夭，女即絕食七日；家人勸之力，始進糜曰，「吾即生，必至張氏，寧服喪三年，然後歸報地下。」

最妙的是朱爾邁的論斷：

嗟乎，俞氏女蓋闖烈婦之風而興起者乎？.....俞氏女果能死於絕食七日之內，豈不甚幸？乃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為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間，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婦之九十八日也。且絕食之後，其家人防之者百端，.....雖有死之志，而無死之間，可奈何？烈婦尚能陰相之以成其節，風化所關，猗歟盛矣！

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俞氏女還不曾出嫁，不過因為信了那種荒謬的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絕食尋死，想做烈女。這位朱先生要維持風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婦的英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這種議論可算得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儒林外史》裡面的王玉輝看他女兒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輝的女兒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輝自己「生這女兒為倫紀生色」，他看他女兒死了反覺高興，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於這位朱先生巴望別人的女兒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說出那種「猗歟盛矣」的全無心肝的話，可不是貞操迷信的極端代表嗎？

貞操問題之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風俗。在文明國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戀愛，訂了婚約，有時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個因為生時愛情太深，故情願不再婚嫁。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國，男女訂婚以後，女的還不知男的面長面短，有何情愛可言？不料竟有一種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來鼓勵無知女兒做烈女，「為倫紀生色」，「風化所關，猗歟盛矣！」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這不過是貞操問題的一方面。這個問題的真相，已經與謝野晶子說得很明白了。他提出幾個疑問，內中有一條是：「貞操是否單是女子必要的道德，還是男女都必要的呢？」這個疑問，在中國更為重要。中國的男子要他們的妻子替他們守貞守節，他們自己卻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弔膀子」。再嫁的婦人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社交的資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卻一毫不損失他們的身分。這不是最不等的事嗎？怪不得古人要請「周婆制禮」來補救「周公制禮」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說，因為男子嫖妓，女子便該偷漢；也不是說，因為老爺有姨太太，太太便該有姨老爺。我說的是，男子嫖妓，與婦人偷漢，犯的是同等的罪惡；老爺納妾，與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惡。

為什麼呢？因為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為如此，男子對於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尊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這並不是外國進口的妖言，這乃是孔丘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丘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倫之中，只說了四倫，未免有點欠缺。他理該加上一句道：

所求乎吾婦，先施之，未能也。
這才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之道！

2

我這篇文章剛才做完，又在上海報上看見陳烈女殉夫的事。今先記此事大略如下：

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遠甫之子菁士。菁士於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死耗，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乃泫然曰：「兒志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此據上海紹興同鄉會所出徵文啟）

過了兩天，又見上海縣知事呈江蘇省長請予褒揚的呈文，中說：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茲據呈稱……並開具事實，附送褒揚費銀六元前來。……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我讀了這篇呈文，方才知我們中華民國居然還有什麼《褒揚條例》。於是我把那些條例尋來一看，只見第一條九種可褒揚的行誼的第二款便是「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第七款是「著述書籍，製造器用，於學術技藝有發明或改良之功者」；第九款是「年逾百歲者」！一個人偶然活到了一百歲，居然也可以與學術技藝上的著作發明享受同等的褒揚！這已是不倫不類可笑得很了。再看那條例《施行細則》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如下：

第二條：《褒揚條例》第一條第二款所稱之「節」婦，其守節年限自二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後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節已及六年者同。

第三條：同條款所稱之「烈」婦「烈」女，凡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及夫亡殉節者，屬之。

第四條：同條款所稱之「貞」女，守貞年限與節婦同。其在夫家守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屬之。

以上各條乃是中國貞操問題的中心點。第二條褒揚「自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以後」的節婦，是中國法律明明認三十歲以下的寡婦不該再嫁；再嫁為不道德。第三條褒揚「夫亡殉節」的烈婦烈女，是中國法律明明鼓勵婦人自殺以殉夫；明明鼓勵未嫁女子自殺以殉未嫁之夫。第四條褒揚未嫁女子替未婚亡夫守貞二十年以上，是中國法律明明說未嫁而喪夫的女子不該再嫁人；再嫁便是不道德。

這是中國法律對於貞操問題的規定。

依我個人的意思看來，這三種規定都沒有成立的理由。

第一，寡婦再嫁問題，這全是一個個人問題。婦人若是對他已死的丈夫真有割不斷的情義，他自己不忍再嫁；或是已有了孩子，不肯再嫁；或是年紀已大，不能再嫁；或是家道殷實，不愁衣食，不必再嫁；——婦人處於這種境地，自然守節不嫁。還有一些婦人，對他丈夫，或有怨心，或無恩意，年紀又輕，不肯拋棄人生正當的家庭快樂；或是沒有兒女，家又貧苦，不能度日；——婦人處於這種境遇沒有守節的理由，為個人計，為社會計，為人道計，都該勸他改嫁。貞操乃是夫婦相待的一種態度。夫婦之間愛情深了，恩誼厚了，無論誰生誰死，無論生時死後，都不忍把這愛情移於別人，這便是貞操。夫妻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即沒有貞操可說。若不問夫婦之間有無可以永久不變的愛情，若不問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貞操，只曉得主張做妻子的總該替他丈夫守節；這是一偏的貞操論，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倫理。再者，貞操的道德，「照各人境遇體質的不同，有時能守，有時不能守；在甲能守，在乙不能守」（用與謝野晶子的話）。若不問個人的境遇體質，只曉得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只曉得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用程子語）；這是忍心害理，男子專制的貞操論。——以上所說，大旨只要指出寡婦應否再嫁全是個人問題，有個人恩情上，體質上，家計上種種不同的理由，不可偏於一方面主張不近情理的守節。因為如此，故我極端反對國家用法律的規定來褒揚守節不嫁的寡婦。褒揚守節的寡婦，即是說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是主張一偏的貞操論。法律既不能斷定寡婦再嫁為不道德，即不該褒揚不嫁的寡婦。

第二，烈婦殉夫問題，寡婦守節最正當的理由是夫婦間的愛情。婦人殉夫最正當的理由也是夫婦間的愛情。愛情深了，生離尚且不能堪，何況死別？再加以宗教的迷信，以為死後可以夫婦團圓。因此有許多婦人，夫死之後，情願殺身從夫於地下。這個不屬於貞操問題。但我以為無論如何，這也是個人恩愛問題，應由個人自由意志去決定。無論如何，法律總不該正式褒揚婦人自殺殉夫的舉動。一來呢，殉夫既由於個人的恩愛，何須用法律來褒揚鼓勵？二來呢，殉夫若由於死後團圓的迷信，更不該有法律的褒揚了。三來呢，若用法律來褒揚殉夫的烈婦，有一些好名的婦人，便要藉此博一個「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揚反發生一種沽名釣譽，作偽不誠的行為！

第三，貞女烈女問題，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貞不嫁的，是「貞女」；殺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說過，夫婦之間若沒有恩愛，即沒有貞操可說。依此看來，那未嫁的女子，對於他丈夫有何恩愛？既無恩愛，更有何貞操可守？我說到這裡，有個朋友駁我道，「這話別人說了還可，胡適之可不該說這話。為什麼呢？你自己曾做過一首詩，詩里有一段道：

我不認得他，他不認得我，我卻常念他，這是為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依你這詩的理論看來，豈不是已訂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為名分已定，也會有一種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發生貞操問題。你於今又說未婚嫁的男女沒有恩愛，故也沒有貞操可說，可不是自相矛盾嗎？」

我聽了這番駁論，幾乎開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詩所說名分上發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沒有那種名分上的情意，中國的舊式婚姻決不能存在。如舊日女子聽人說他未婚夫的事，即面紅羞蓋，即留神注意，可見他對他未婚夫實有這種名分上所發生的情誼。但這種情誼完全屬於理想的。這種理想的情誼往往因實際上的反證，遂完全消滅。如女子懸想一個可愛的丈夫，及到嫁時，只見一個極下流不堪的男子，他如何能堅持那從前理想中的情誼呢？我承認名分可以發生一種情誼，我並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發生相當的情誼。但這種理想的情誼，依我看來實在不夠發生終身不嫁的貞操，更不夠發生殺身殉夫的節烈。即使我更讓一步，承認中國有些女子，例如吳研人《恨海》裡那個浪子的聘妻，深中了聖經經傳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極濃摯的情誼，無論他未婚夫如何淫蕩，人格如何墮落，依舊貞一不變。試問我們在這個文明時代，是否應該贊成提倡這種盲從的貞操？這種盲從的貞操，只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評論，卻不值得法律的褒揚。法律既許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該褒揚處女守貞。至於法律褒揚無辜女子自殺以殉不曾見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專制時代的風俗，不該存在於現今的世界。

總而言之，我對於中國人的貞操問題，有三層意見。

第一，這個問題，從前的人都看作「天經地義」，一味盲從，全不研究「貞操」兩字究竟有何意義。我們生在今日，無論提倡何種道德，總該想想那種道德的真意義是什麼。《墨子》說得好：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公孟》篇）

今試問人「貞操是什麼？」或「為什麼你褒揚貞操？」他一定回答道，「貞操就是貞操。我因為這是貞操，故褒揚他」。這種「室以為室也」的論理，便是今日道德思想宣告破產的證據。故我做這篇文章的第一個主意只是要大家知道「貞操」這個問題並不是「天經地義」，是可以徹底研究，可以反覆討論的。

第二，我以為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是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於女子一方面的。由這個前提，便生出幾條引申的意見：

（一）男子對於女子，丈夫對於妻子，也應有貞操的態度；（二）男子做不貞操的行為，如嫖妓娶妾之類，社會上應該用對待不貞婦女的態度來對待他；（三）婦女對於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四）社會法律既不認嫖妓納妾為不道德，便不該褒揚女子的「節烈貞操」。

第三，我絕對的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

（一）貞操既是個人男女雙方對待的一種態度，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

（二）若用法律的褒揚為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

（三）在現代社會，許多貞操問題，如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等問題的是非得失，卻都還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制定褒貶的規條。

（四）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

（五）以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褒揚烈婦烈女殺身殉夫，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

民國七年七月

（原載 1918 年 7 月 15 日《新青年》第 5 卷第 1 號）

Bolshevism 的勝利

李大釗

1918.10.15

“勝利了！勝利了！聯軍勝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國降服了！”家家門上插的國旗，人人口里喊的萬歲，似乎都有這幾句話在那顏色上音調里隱隱約約的透出來。聯合國的士女，都在街上跑來跑去的慶祝戰勝。聯合國的軍人，都在市內大吹大擂的高唱凱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聲音，忽而有拆毀“克林德碑”磚瓦的聲音，和那些祝賀歡欣的聲音遙相對應。在留我國的聯合國人那一種高興，自不消說。我們這些和世界變局沒有很大關係似的國民，也得強顏取媚：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學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參戰年余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威風凜凜的耀武。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德國必勝後來又主張對德宣戰的政客，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一面歸咎於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們這種世界上的小百姓，也祇得跟著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幾日來北京城內慶祝聯軍戰勝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這回降服，究竟是那個降服？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為誰慶祝？想到這些問題，不但我們不出兵的將軍、不要臉的政客，耀武誇功，沒有一點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戰爭終結是聯合國的武力把德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誇耀，是全無意味，就是他們的政治運命，也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

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心。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是 Hohenzollern 家（德國皇家）的失敗，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托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而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 Bolshevism 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陀羅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業；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那一國那些國里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國 Bolsheviki 所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尋他的語源，卻有“多數”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黨中的女傑，曾遇見過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問她 Bolsheviki 是何意義？女傑答曰：“問 Bolsheviki 是何意義，實在沒用，因為但看他們所做的事，便知這字的意思。”據這位女傑的解釋，“Bolsheviki 的意思，祇是指他們所做的事。”但從這位女傑自稱他在西歐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東歐是 Bolsheviki 的話，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來，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產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家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關於打破國家界限這一點，社會黨人也與他們意見相同。但是資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為使他們國內的中級社會獲得利益，依靠戰勝國資本家一階級的世界經濟發展，不依靠全世界合於人道的生產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這種戰勝國，將因此次戰爭，由一個強國的地位進而為世界大帝國。Bolsheviki 看破這一點，所以大聲疾呼，宣告：此次戰爭是 Czar 的戰爭，是 Kaiser 的戰爭，是 Kings 的戰爭，是 Emperors 的戰爭，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戰爭因為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戰爭。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的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

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 Bolsheviki 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倫敦“泰晤士報”曾載過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訊，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種群眾運動，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尋出二點相似的點：一個是狂熱的黨派心，一個是默示的傾向。他說：“Bolshevism 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我曾記得遇見過一個鐵路工人，他雖然對於至高的究竟抱著懷疑的意思，猶且用‘耶典’的話，向我極口稱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靈魂。凡是曉得俄國非國教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那些極端的黨派將要聯成一大勢力，從事於一種新運動的。有了 Bolshevism，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於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權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義中的，可就變成明顯了。就是他們黨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話，足使俄國語言損失體面的，對於群眾，也仿佛有一種教堂里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這話可以證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的運動所風靡。

哈利遜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任在“隔周評論”上說過：“猛厲，不可能，反社會的，象 Bolshevism 的樣子，須知那麼是很堅、很廣、很深的感情的發狂。——這種感情的發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將來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喚起恐怖，喚起過激革命黨的騷動；但見有鮮血在掃蕩世界的革命潮中發泡，一種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邊，潛藏著一個極大的社會的進化，也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樣，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愛爾蘭、不列顛都怵然於革命變動的暗中激奮。這種革命的暗潮，將殃及於蘭巴地和威尼斯。法蘭西也難幸免。過一危機，危機又至。愛爾蘭獨立運動，湧出很多的國事犯。就是英國的社會黨，也祇想和他們的斯堪的那維亞、日耳曼、俄羅斯的同胞握手。”

陀羅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sm 與世界和平”書中，也曾說過：“這革命的新紀元，將由無產庶民社會主義無盡的方法，造成新組織體。這種新體，與新事業一樣偉大。在這槍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資本家愛國的怒號聲中，我們應先自進而從事於此新事業。在這地獄的死亡音樂聲中，我們應保持我們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視覺。我們自覺我們將為未來唯一無二創造的勢力。我們的同志現在已有很多。將來但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於今日。後日更不知有幾千萬人躍起，隸於我們旗幟的下邊。有數千萬人，就是現在，去共產黨人發布檄文已經六十七年，他們祇須丟了他們的絆鎖。”從這一段話，可知陀羅慈基的主張，是拿俄國的革命做一個世界革命的導火線。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世界革命中的一個，尚有無數國民的革命將連續而起。陀羅慈基既以歐洲各國政府為敵，一時遂有親德的嫌疑。其實他既不是親德，又不是親聯合國，甚且不愛俄國。他所親愛的，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庶民，是世界的勞工社會。他這本書，是在瑞士作的。著筆在大戰開始以後，主要部分，完結在俄國革命勃發以前。書中的主義，是在陳述他對於戰爭因果的意見。關於國際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體通篇，總有兩事放在心頭，就是世界革命與世界民主。對於德奧的社會黨，不憚厚加責言，說他們不應該犧牲自己本來的主張，協助資本家的戰爭，不應該背棄世界革命的信約。

以上所舉，都是戰爭終結以前的話，德奧社會的革命未發以前的話。到了今日，陀氏的責言，已經有了反響。威、哈二氏的評論，也算有了驗證。匈奧革命，德國革命，匈牙利革命，最近荷蘭、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會黨奮起的風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國大抵相同。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式的革命。象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里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蕩，世界各處都有風塵雲湧、出鳴谷應的樣子。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一一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象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 Bolshevism 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曾說過：“歷史是人間普遍心理表現的記錄。人間的生活，都在這大機軸中息息相關，脈脈相通。一個人的未來，和人間全體的未來相相應。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聯聯。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獨是法蘭西人心變動的表征，實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 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法國最近的勞働運動

蔡和森

1920 年 6 月 13 日

凡稍微研究社會學的，莫不知道德國馬克斯的學說與法國蒲魯東的學說，顯然分為兩大學派，而法國異軍特起之 Syndicalisme 實受蒲氏學說的影響，才立為確定之主義，三十年來，以工人階級之自覺與團結，於現政治之下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而成實現之組織，即結合同一區域同一職業的工人而為工團（Syndicate）；聯合各處工團而為工團聯合會，聯合全國工團聯合會而為勞働聯合總會（Confédé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簡稱為 C.G.T. 他的性質為經濟的而非政治的；他的組合為職業的組合而非工業的組合（工業組合本為後起的新組合主義）；他的制度為聯合的而非統一的，勞働聯合總會到現在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一八九五年成立的），有二百五十萬會員，為法蘭西工人階級行動的中樞。假如那一個行業要罷工，就可提議於勞働聯合總會，如經總會認可，總會就與之負那運動和指揮的連帶責任；或令其他之一行業或數行業或所有各行業同盟罷工，以厚其運動之勢力；或一行業單獨的無限制罷工，而令各行業維持其罷工費用。工團、工團聯合會、勞働聯合總會，都不設會長，工團的會務由執行委員會行之；聯合會的會務由聯合委員會行之；總會的會務由行政委員會行之。書記為極重要之職，可算為會中主幹。近年工人經濟問題，自增加工錢逼到國有的問題了，故勞働聯合總會設有勞働經濟會議（Conseil économique du Travail）。

按照工團主義，各種產業支配管理權均應歸於各行業的工人之手。大戰以後勞働運動的新趨勢，就是挨着這種目的而進行。自從去年二月底英國三角同盟產業國有的運動發了端，到今年二月底法國路工也要求鐵路國有了。產業國有計畫，勞働聯合總會計之已久，不過到最近才大大地見諸實際運動。然而現在的國豈不是中產階級的國？從資本家的公司裏移到資本家的政府裏去，究竟有甚麼多大的分別呢？

所以按工團主義而要求國有，初聽之不免有點疑怪。其實現在勞動界的國有運動，不過在現政治之下不得不以所有的名詞歸之國家，而支配管理的實權，縱少也要一半握於工人代表的手裏。這就是國有運動的要點。三角同盟所爭的在此，勞動聯合總會所爭的也在此。

今年二月底法國路工罷工，為要求鐵路國有之頭一聲，不久政府即答應將擬定鐵路改組計畫，提交議院，並交勞動聯合總會經濟會議審查。故這次罷工於三月二日即終止。三月四日，勞動聯合總會宣布其國有之根本觀念說：

要使全國鐵路變為社會的集合產業，應為全般社會的利益而經營之；不應由幾個特許專利的公司為資本家惟一的私利而經營。……經營與管理此集合的產業，完全由集合的團體主持之，而不由政府主持。我們曾再三宣言絕對的拒絕官營（L'etatisation），……惟由集合團體的代表，生產機關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所組成之自主的機關主持之。……撮要言之就是：排除一切的私利和資本家的壟斷。以全國鐵路為國家所有，而其管理權一付之上列三種代表所組成的自主機關，此機關對全社會負責任，一切行政與管理的方法均為自動與自發。

政府於三月九號，打電話給勞動聯合總會總書記 Jauhanx，請其供給關於鐵路改組的新意見，三月十五，勞動部送一信給勞動總會，說該部於三月十八召集一個會議，請勞動經濟會議派代表來部，以備顧問。Jauhanx 復他一信，說那日總會自有會議，不能派人來。四月二日，勞動部又有一信給總會。總會因為不滿意於他的計畫沒有答復，於是這個問題就擱起了。不久路工聯合委員會改組，新委員均為極端派。

五月一日，為萬國勞工會議所規定的勞動節，每年各國工人，例於這日休業，做一個階級的大表示或大示威。上年法國這一日的示威運動，很為利害，與軍警衝突，犧牲多人。至是新路工聯合委員會，對於國有計畫要積極進行，擬乘五月一日的機會，做一個無限制的總罷工。四月二十七日，路工聯合委員會以二十八票對二十四票通過從五月一日起無限制總罷工的議案，四月二十八日提出於勞動聯合總會。是日總會行政委員會與路工聯合委員會開聯席會議，決定路工於四月三十夜十二點鐘起無限制總罷工。於是無限制的大罷工與勞動節的大表示合而為一，就成了最近勞動運動的偉觀。今把各種重要宣言撮要寫出，以見這次運動的偉大精神。

路工聯合委員會的宣言：

鐵路工人啊！以前政府許多的預許，答應改良你們的地位，現在不但一個沒有解決，而且你們必要的生活，時常覺得不可能了！在這產業私有經營的時代，日常生活之昂貴，我們已飽受了中產階級資本家的慘苦。而他們正努力保護其私利，欲關住一般人民於窮困禍患之中；他們正圍困你們的奮鬥者，敢於遏抑你們的正當要求；他們正努力控制工團的自由，他們的腳老踏在工人極神聖的權利之上！路工聯合會決定以路工惟一之行動，進而為全工人階級之行動，向那新刺戟做個大反響，以求達到我們生命改良的目的。五月一日你要表示你們願得的東西：（一）鐵路國有；（二）因罷工而失職者復職；（三）釋放疊次被捕之奮鬥者；（四）尊重工團的權利。鐵路工人呵！此時不應遲疑了，五月一日開始你們的行動，繼續到完全勝利的時候才止。各行業的工人呵！切莫忘記了罷工的權利，這是工團的權利，不要驚惶失措呵！鐵路工人保護你的權利和奮鬥者；壓勝你的威迫者；你的威權在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明日呵！

塞納工團聯合會的宣言：

同人呵！五月一日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勞動紀念日，我們每年要慶祝他的……五月一日又是宣布中產階級一切罪惡的機會。中產階級的倒帳，是不可避免的。他已犯了腐敗社會的罪惡，他那筋攣的凶勢，幾使社會成了屍殭。若是我們沒法子診治，他的凶症將充滿於全世界。……五月一日為我們極光明極好表示的日子，我們用體力用腦力的工人一律反對政府對外對內的政策，一律反對他們那反革命的舉動。他們或明或暗，不知發出了幾多反動於全世界，比方在匈牙利那種殘酷的反動，就是個明證了！……我們一律反對那無廉恥的自私者，不勞動而把持生產的富源，橫行他們那貿易主義和特許專利！……我們一律反對那禍根的帝國主義，他們還日日在那兒增加稅項，募集新債！……我們惟有大同盟罷工以致他們將來的命。罷——罷！無限制的延長罷下去……欲使世界真正和平，我們應得做到下列幾件事：

- （一）覆審要死的凡爾塞和約；
- （二）拋棄一切反對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反動：如最近與德政府協同壓滅魯爾區域之勞工革命，與幾年來對於俄羅斯革命運動的反動；須正式承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 （三）消滅軍國主義，全國解除武裝；
- （四）男女完全平等：如正義的努力，幸福的努力，市民權與政治權，均應有同一之機會；
- （五）無限制的全體大赦：如一九一七年下獄之黑海水手，屢次罷工黨之被捕者，均應全體釋放，因為這些罪惡都是資本主義犯的；
- （六）鐵路、鑛業、水運，以及一切中等的生產，均應收為國有，最好言之就是社會有。

最後就是在法蘭西全國內，推行現行於俄羅斯而革新俄羅斯的共產主義。換言之就是要使統御宇宙的社會主義從此登基！……我們今日所努力的：在確定人民的經濟，以救此太不公平的窮困和慘苦！

塞納工團聯合會又有一個布告：

今年五月一日的表示，用全般一致的方法，要比上年的更利害更可怕！……一九一九年克列滿梭政府劇烈的反對塞納工人，今年各行業應一律參與，沒有例外。……離開你們的工廠、局所、碼頭、鑛山、店子，結合你們全體的同人，要求：大批公衆應用的產業，直接收為國有；尊重八點鐘制；擴張工團權利；實行全體大赦；承認社會根本改造之必要，建築一新社會於勞動基礎之上，以謀全般的利益和幸福。……五月一日都不要去做工，馬克斯有言：「誰要吃誰應生產」。

社會黨宣言：

上年法蘭西無產階級於勞動節日做了一個總罷工，以答復勞動聯合總會的請求，這在我們國內為未有的盛舉。今年這種表示，應得更嚴肅而一致。用個全體停止經濟生命的方法，以表示工人們的志願是要急切達到他們的要求：（一）全國大赦；（二）擴張工團權利；（三）與俄國和平；（四）全國解除武裝。當此國內國際紊亂無序的經濟政治，血淋淋的中產階級的倒帳之前，工人階級所鄭重肯定的，是要以生產國有、貿易國有的方法達到其奮鬥的共同目的。……社會黨以百七十萬選舉權者，敬請工人階級於五月一日恪守勞動聯合總會所布告的極嚴謹的方法與教訓。「聯合的秩序」這句話，全體工人應予以最好的答復和勇健的突進。社會黨是相信工人階級於這次大表示不會有缺憾的！此時政府與議院的反動，正在那裏捨死保護他們的特許專利。那負大戰責任的資本主義，已致全社會於破產，而使起國際永遠不安甯，每日生活騰貴的困難有進無已。……五月一日來了！工人動員了！應有個可驚的團結可怖的紀律，這是新社會秩序的發端呵！

此外還有許多極激烈的揭帖，都是一片「窮困」、「破產」、「中產階級倒帳」、「革命」、「蘇維埃」、「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的呼聲。法國工團主義本有「革命的工團主義」之稱，這種呼聲當然是應有的，不過從前沒有這樣利害罷了。假使上年蘇維埃的匈牙利不被他政府絞死，今年三四月間德國反動革命後的勞工革命能告厥成功，那麼，世界頭一個敢作敢為的法蘭西無產階級，當然還不止是這個樣子。

這次表示的方法，與從前大不相同，不遊街，不示威。勞動聯合總會三令五申，說：此次的運動不是遊街示威的運動，惟須於寂靜嚴肅中表示其堅決勇敢。惟一制勝的方法，在完全停止全國的經濟生命。絕不要稍授人以口實，犯那久已準備好了的軍警的鋒，墮到他們奸計裏內去，使這回運動軟弱無力。

到了五月一日，全國工人——自各大行業以至演戲者、圖畫師、咖啡店、飯館——通同停了工作。一遵勞動聯合總會的命令，不遊街、不示威，集會演說，多於郊外行之，惟在巴黎因軍警故意尋釁，略起衝突。這一日的組織力和紀律，要算如量表現了。雖政府的機關報加以稱許，說是和平合法的表示，得了「德謨克拉西」的真精神，不知這乃是民衆運動處於暴力壓制下不得已的一種變形，不然他們何以要全國解除武裝呢？那中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他們早已宣言與他們沒有關係。

四月三十日，勞動聯合總會已議決令鑛工、船渠工、水手，三大行業與鐵路工人一致行動。五月一日，路工聯合委員會與總會行政委員會聯席會議，路工委員提議，說北方各路罷工者只百分之一，東方各路形勢更為惡劣，這兩大部分游移不決，外間很有總會與路工聯合會不和的風聲。路工聯合會代表希望總會決定一廣大的連帶負責的行動：令鑛山工人、海上工人、船渠工人即刻大同盟罷工，以消滅外邊謠言。於是總會發出三大行業罷工命令，從五月三早起（因二號係星期日）。

五月三號四大行業——路工—鑛工—船渠工—水手——同盟罷工。罷工者號五十萬。這四大行業可說為國有運動之主幹。如路工要求鐵路國有；鑛工要求白煤國有；船渠工要求港埠改組；水手要求海上運輸事業改組，並反對船主於德國賠償法國之海船內分了十五萬噸船位的贓，約值二十萬萬以上，這都是他們水手的性命兌來的，理應退出，收為國有。

五月二號內閣總理米勒蘭對報界代表說：不幸的大戰，法國雖獲勝利，但和平時需工作與生產更甚，若是照常的運輸作用停止，那末，又不能工作又不能生產了。為問路鑛各工，把手靠到背上，豈不是要更加重生活昂貴的危險麼？也沒有個甚麼要求不可以和平請願的。並且昨日參眾兩院，已再三向鑛工表示其誠懇，接受他們的要求，即承認擴張鑛工養老金的法律。他們口口聲聲要國有，不知政府正忠於他的預許，將在議院中通過其鐵路改組政策。當此宣布同盟罷工之下，政府絕不見得是一般的公意，願和他們做這種革命的運動。公衆的意見，顯然反對這種革命風潮與示威。公衆實一致要在和平中工作。政府對此惟有盡其職分：維持秩序，保障工作。應合以其威信與善意，請求大多數工人始終愛國，離絕那犯罪的煽動。

中產階級各報載各業罷工很不一致，勞動總會罷工命令，在 Nord, pas-de-calais, Loir 各大鑛區，沒有發生効力。當罷工命令到那裏時，參議院恢復工作的命令也到了，所以仍照常工作，大多數鑛工，以為北方路工尚沒有罷工，他們很不願維持路工的運動。四號勞動會長 Trocquer 對報館記者說：中部大多數的鑛工，沒有加入罷工者達百分之三十五。Nord 的鑛工不罷工，其影響很大，法國每日鑛產總額為四萬噸，而 Nord 日占二萬七千噸。各大港埠的工人，大多數也還沒有離開工作。至於路工，罷工者不過百分之三十雲。

六號五金工人加入罷工，九號勞動聯合總會出一布告說：政府拒絕考慮工人階級的要求，勞動聯合總會不得不擴張其運動，從明日起，運輸工人、河道工人、五金工人、快車工人（電車摩托車工人）、房屋工人，一律加入大同盟罷工。……自從幾月以來，工人階級所設定的條件，政府老不承認，我們工人惟有用手取之耳。工人階級有全般利益的自覺，絕無自私的意見，為問鐵路改組的計畫，怎麼不承認生產者的地位呢？這個布告又向工人說：總會免避可以給人口實，惹起暴力壓制的舉動。須知現在的運動不是街上的運動，他的目的，是要使政府承認勞動社會的勢力，並使他知進繼續他那頑固的態度之不可能，及勞動者在全國經濟活動之必不可免的改造中，所應占的地位之為必要。總會決定戰爭到酣足滿意的地步。今特提出注意之點於同人：（一）反對一切可以發生衝突的行動；（二）反對不由責任機關發出的揭示。

到了十號共有九大行業——路工—鑛工—水工—船渠工—五金工—房屋工—快車工—運輸工—河道工——罷工，總額號百萬。勞動聯合總會又發出通告說：行政委員會考慮此次運動之目的，鄭重請求各業同人聚精會神於惟一的共同目標，不要為別種目的分了心，比如工錢之增加，工作條件之滿足，此時皆不宜提出，因為這些特別的要求可以分散大運動的勢力，減少其達到目的的効率。此次運動的目的，全在應用產業國有的原則，來做鐵路改組、鑛業改組、港埠改組、海上運輸事業改組。

十一號政府發出通告說：政府已向法庭提起訴訟，司法部開了個審查會，按照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一的法律第三、五、九各條，勞動聯合總會應得解散之結果，此項法律祇賦與工團及職業的工團聯合會以研究及保護其經濟的利益之權。比晚，勞動聯合總會發出通告說：勞動聯合總會為合法存在的機關，他係由法律承認的工團及工團聯合會所聯合而成的，已經久歷年所。政府要逞凶來解散他，不但不行，而且負了否認法律的責任。十二號，社會黨與社會黨之議員及社會黨各報，皆大聲疾呼，反對政府。北方路鑛各工，至此也一致罷工，以答解散總會之刺戟。

此次政府外面雖然強硬到底，自拒絕談判以至示威解散，似乎愈接愈厲，不稍讓步，但骨子裏的三魂七魄，實被勞動運動的勢力征服了。勞動會長 Trocquer，於十三號在《小巴黎人報》宣布其鐵路改組計畫，其重要之點為：於鐵路公司之上建設一鐵路最高會議，以鐵路公司代表二十四名、職員及全國一般利益者——工業—商業—農業——代表二十四名組成之。最高會議握全國鐵路之管理權與行政權。此計畫最後重要之點為，勞動與資本應得同樣的紅利，他規定勞資分配的數目係以三分之二分給職員，三分之一分給股東。十四號勞動總會

的布告說：昨日勞働會長在某機關報所公佈的計畫，是工人要求已經立了根據的證據。總會副書記 Dumolin 在《人道報》上發表一篇論文，也說這種計畫是三年以來不能由平常方法得到的，今日已由直接行動得到了。

九大行業罷工，到十四號加到十二大行業。即電燈工人、煤氣燈工人、家具工人，亦次第加入，但均不能持久與一致，如巴黎煤氣燈工人罷工者不過百分之四十；電燈工人，至十三號又紛紛上工；運輸工人罷工者日見減退；五金工人上工者日多；電車摩托車仍通行如常；路礦各工原先即不一致，至十四五更停滯不進；法國全國工人本還有大多數未入工團，即入工團者亦未能一致罷工。此次罷工人數已達會員總額之半數，而又支持如許之久，勞働聯合總會要算盡力盤旋了。十六早總會行政委員會與路工聯合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至半夜，決定於五月十九號在勞働聯合總會開全國聯合委員大會，審查罷工情形。

十九號既為全國工團聯合委員大會開會之期，又為衆議院開會討論罷工事件之期，各討論三日之久，才行解決。今先把衆議院討論的大略寫到下面：

關於罷工事件，各黨議員提出質問十一種，閣員均出席於議會。第一日共和黨議員 Taittinget 大聲祝賀此次罷工之失敗，他以為這是政府對付得法，他更希望大多數工人以後如這次一樣的盡忠於政府，以確定政府的威信。次急進社會黨議員 Deurafour 說勞働聯合總會並沒逾越法律，國有運動即根據於保護工人經濟的規定而來，政府改組鐵路計畫，應與勞働總會通力合作。次民主共和黨議員 Rallin 說他考究此次運動的原因是帶有政治的革命的性質。他考究此次運動的失敗有三個原因：一是幸得大多數善意的工人很聰敏，他們曉得人家是要他們幹革命，故不肯信從，所以此次運動小產了；一是幸得一些青年學生拋棄學業，和他們的教員來擔任一國生命樞要的服務（指鐵路），故此次運動觸了礁；第三就是幸得政府賢明有識。次民主共和黨議員 Engerend 說路工聯合委員會完全是一運動革命的機關，十六個新委員均是極端派之最激烈者；又有一人說勞働總會為革命的總機關，他有个反對國家的陰謀。第二日社會黨議員 Cahin 說罷工運動全世界都有，在法國不算甚麼希奇。他的總原因是起於不公平，而在法國這種原因尤甚。他歷數資本家之壟斷自肥，生活之昂貴，以及政府拒絕勞働總會為不應當。內務會長 Steeg 說他反對此項政治性質的罷工。平常的罷工本為應有的本分，但此次乃係極端派路工委員脅逼勞働總會所致，意在繼續停止國家經濟的生命，以推倒政府，其目的全在內亂，政府不得不為內亂之打破者。次社會黨議員 Pauli.Boncour 有極重要的演說，全場都向他拍手。他說：勞働總會是合法的，罷工也是合法的。在他的計畫內，在他的方法內，在他的目的內，都沒有不合法的地方。他是合法的工團的集合體。人人都知道工團主義是革新法國的工具。至於罷工，本沒有在那個律例內有規定他的明文，現在要分出那種罷工為正當，那種罷工為不正當，乃是不可能的事。勞働總會為維持路工國有的要求，這不是政治的性質，乃是經濟的反響。正為按照法律為保護工人經濟起見，工團不僅只能從事於職業的問題，又可從事於經濟的問題，明為法律所規定。國有運動，完全是經濟改造運動，故只有政府解散的訴訟乃真不合法。他又說：凡不完全的改良，好如一把連環的鐵鎖，但社會改造，終須從此連環的鐵鎖內打破出來。況且今次運動，誰分得出是改良，或是改造的革命。其實今日有個極傷人的事體，就是生活困難，工錢總趕不上物價的抬高，把無產階級壓迫的如關在鐵桶裏內一樣。現在人人要從那鐵桶的環境內打破出來，祇有用這個廣大的社會的經濟的改造來打破他。第三日社會黨議員 Brack 質問停止許多學校的功課，驅使學生抵制罷工，他說政府犯此不法的行為，不獨使許多青年學生為罷工之破壞者，而且有幾個很大的學校因此關了門。並聞政府將給敵對罷工之學生以獎章，實為挑撥內亂之萌芽云云。這日米勒蘭說明他對付此次罷工運動的政策，他說路工過激份子推翻委員會取而代之之後，專意弄成這次的大風潮，故這罷工的原因，一不是為得行業的利益，二不是為得國有，乃專為過激的幾個路工委員要搗亂。他又說此次政府所以拒絕勞働總會的原故，因為勞働總會僅五月五號在《戰爭》（工黨機關報）報上向政府公布一個宣言，要政府承認審查他那與政府相矛盾的規定（即勞働總會的鐵路改組計畫）。政府對於這種間接的請求當然不與以答復，倘若稍微讓步，那就是政府軟弱無能了。他又說此次罷工乃是一個革命的軍隊，政府按照法律，當然用其合法的軍隊維持秩序，保障工作。他又說這種革命的運動，料想與俄國鮑爾雪維克無甚直接的關係，至於拘捕與搜查，乃為政府防護國家應有的事。次勞働會長將他歷次請勞働總會派代表來部的信札說了一些，以明此次曲在勞働總會。最後共和黨全體議員及各黨連署之議員提出贊成政府社會政策，信任政府案。分作四次投票：

(1) 關於尊重工團的權利以五百二十一票對七十八票通過。

(2) 填謝不罷工之工人以五百十八票對八十四票通過。

(3) 信任政府以五百三十一票對八十八票通過。

全案以五百二十六票對九十票通過。全案原文是：

衆議院決以平等的精神擔保勞働之自由，與工團權利之尊重，反對各種迪克推多的傾向，維持共和國家法律之尊嚴。衆議院謹賀大多數自由意志的工人能抵抗反乎國家生命利益之行動，重謝諸君在其本分中盡其情願幫助國家之義務。衆議院贊成政府之宣言，並信任政府於秩序與自由之中執行全國與社會的公平之建設。

統看議院中各種議論，我們可以知道這次運動多方面的消息。今再把全國工團聯合委員會的大略寫到下面：

十九號勞働聯合總會開全國聯合委員會，審查罷工情形，共計全國聯合委員會代表三十八名，各州聯合會代表七十二名，亞爾塞斯、勞爾二州的代表亦在內。由塞納工團聯合會總書記 Pirret 主席，由總會總書記 Jauhanx 報告罷工之歷史，然後投票通過下列之議案：

全國聯合委員會以各州工團聯合會代表及全國工業聯合會代表組織之，以保護勞働聯合總會反對政府之壓迫為鵠的。

關於政府反對全國無產階級的總機關而提起訴訟之行為，全國聯合委員會宣布勞働聯合總會為合法的機關，他的行為亦極合法。此機關既為全國工團與工人所組成，故全國工團與工人一律反對推翻他解散他者。

全國聯合委員會反對政府濫捕罷工之戰士，加以無根據之罪名。

第二日主席報告萬國工團聯合會致法政府之電報。大意是：法政府以解散威脅勞動聯合總會，而罷工之戰士亦多被犧牲或拘捕，法政府對付工人之行爲，一反從來極其高雅之法蘭西人民的習慣。萬國工團聯合會以最後之努力反對法政府對於其無產階級之壓迫。法蘭西無產階級應取得地位以保障工團運動之自由，應如在他各國一樣雲。次由多數委員提出即刻恢復工作的議案；由路工委員提出繼續無限制大同盟罷工的議案。

第三日以九十六票對十一票通過上列第一議案。由全國聯合委員會發出停止罷工命令，於五月二十二早除路工外一律恢復工作。路工聯合委員申明，路工聯合會須按照本月十八號的決議，繼續（無限制）罷工，不達目的不止。全國聯合委員會爲尊重聯合的自主起見，予以承認，並予以費用上之補助。最後全國聯合委員會抄錄其各種議案提交於議院說：「改變路政，不應屏除工人階級的代表於事外，不應置那極合法的工人的熱望於不顧。」路工繼續罷工，罷到五月二十九早，亦已恢復工作。於是轟轟烈烈的大運動至此告一段落。一訴訟案，法庭於五月十四號曾傳訊勞動總會重要人物 Jauhanx（總書記），Lanrent, Damoulin（副書記），Calveyrac（會計），至六月六號又傳訊一次，現還沒有解決，大約解散是必不會有的事了。至於政府對付罷工的方法，除武力彈壓外，就是以「陰謀反對國家」的招牌，四出搜查與拘捕。勞動運動中重要的指揮人物以及社會運動中重要人物，均被捉去。共計捉去十八名，今把其名字列下：Pierre Monatte（《工人生命報》的主筆），Henri Sirolle, L'evêque, Monmousseau（三人係路工聯合會的書記，爲此次運動之發動者），Loriot（爲 C.A.P. 黨創造人），Delagrange（工黨中人物），Rey（Allier 工團聯合會的書記），Sigraud, Gauthier, Courage（皆爲重要的鐵路工人），Totti（馬賽鐵路工團的書記），Chaverot（巴黎 p-L-M-工團的書記），Hanot（《蘇維埃報》的主筆，此報爲共產黨之機關報，共產首領爲 Girault 雲），Lebourg, Giraud（二人爲《蘇維埃報》發行人），Boris Souvarine（此係假名，他的真名叫 Liftchitz，他是一個珠寶商人的兒子，現年二十三歲，他係第三國際社會黨——又叫第三國際共產黨，即中國報上所常見的莫斯科勞工黨——的書記，又爲法國《人道報》及《平民報》的主撰人），Chauvelon（爲青年補習大學的文學講師，常常在《工人生命報》上做文章），此外被搜查或沒有捉到的，還有許多。許多政府說他們是與俄國鮑爾雪維克暗通，謀革法蘭西的命，使法蘭西變成爲蘇維埃共和國。在法國內陰謀的機關有三個：一是莫斯科第三國際社會黨的委員會（所以 Boris Sonvarbe 被捉）；一是加入第三國際共產黨的法國那一部份的共產黨；一是蘇維埃共產黨聯合會（La Fédération Communiste Des Soviets）；並說：在 Monatte 的屋裏搜得兩個電報，一個是 Trotsky（脫倫斯基）的；一個是 Dridzo 的，他是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老戰士，在巴黎很著名，一九一七年已離開巴黎了；因此疑鬼疑神四出搜查，大有超過萊茵河搜到俄羅斯去的樣子。但是他那百七十萬的統一社會黨，今年三月在 Strasbourg（亞爾薩斯首府）會議，已決定脫離第二國際社會黨，加入莫斯科第三國際社會黨了，又將怎麼樣呢？

一九二〇，六，十三，寫於法國蒙台尼

黃埔軍校開幕上的講話
孫文

來賓、教員、學生諸君：

今天是本學校開學的日期。我們為什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為什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諸君知道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

因為知道了這個教訓，所以有今天這個開學的日期，這個教訓是什麼呢？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般革命黨員做先鋒，去同俄皇奮鬥。但是革命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後來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後援，繼續去奮鬥，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大障礙，還是能夠在短期間之內，大告成功。

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從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同學，就是將來革命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立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還是永遠要失敗。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要怎樣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要有什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拿先烈做模範，要拿先烈做模範，就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奮鬥，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

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他們這些軍隊，既是來同我們革命黨共事，為什麼我還不叫他做革命軍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內部的分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

什麼叫革命的基礎？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為。有了那一樣的行為，才叫做革命的基礎，至於現在廣東這些兵士，對先烈那些行為，還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死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為生計困難，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要說來革命。

到了後來稍為得志，便將所服從的什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炮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從前叫做革命軍，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為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卻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

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從今天起，重新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諸君不遠千里或數千里的道路，來此校求學。既是已經明白了我們的宗旨，要造成功一種革命軍。一定是富有這種志願，來做革命的事業，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

就是要從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要把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要一概革除。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

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研究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所以諸君要革命，便是先立革命的志氣，此時有了革命的志氣，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

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打許多勝仗，得許多土地，各人都能夠擴充到幾萬人，還是不能夠叫做革命軍的。

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革命黨內的軍人，這派軍人口頭讚成革命，行動都是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反對革命，只知道升官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復專制。

諸君將來維持共和，消滅這種軍人，現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不做自私自利的師長旅長和一般無道的軍閥，諸君有了這種志氣，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什麼是革命的第二層門徑呢？就是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為，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為國家奮鬥。從前的奮鬥是什麼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著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的，便以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

當時全國的駐兵有多少呢？從前有旗下綠營，水師和巡防營，後來又有新兵，總共不下一百多萬，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城的，便有李準所帶的水師，張鳴岐所帶的陸師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洲的駐防軍，總計不下五六萬人，當時革命黨的人數不過是幾百人，經過那次革命之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沒有死的當然是很多。當時做沖鋒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

革命黨只有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刻在這地聽話的，都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

至於廣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並且坐守廣州的敵人，都有長槍大炮，進攻廣州的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戰到結果，革命黨死了七十二人，後人以為是失敗；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趕走兩廣總督，我們以戰論戰，當日廣州城內之戰，可以說是成功。

至於後來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至。就是推到那次沖鋒隊的三百人，武器還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並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我們事後將敵我的情形，過細比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並不是三萬敵人能打敗三百個革命黨，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劃不周全；如果在起義之先，計劃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

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城外的炮兵營，立時回應，便拉兩門炮進城，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澂，占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

革命黨只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的人，在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

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部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

諸位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有從保定學來的，從前各國在陸軍學校所教授的學問，都是尋常的軍事學；此刻學成的先生，再教授學生，一定也是從前所學的普通軍事學。所以諸位學生在這個學校內所學的學問，大概都是極尋常和極有規矩的普通軍事學。

諸君專學這種學問，可不可做革命軍人呢？做革命軍的學問，不是專從學問中求出來的，是從立志中發揚出來的。諸君在求學的時代，當然要聽先生的指教，服從長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絕頂聰明的人，或者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就是沒有絕頂聰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學問，徹底了解，將來也有大用處。

用諸君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從前的革命黨，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事教育，諸君現在這個學校之內，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從前的革命黨，只有手槍，諸君現在都有很好的長槍；從前革命黨發難，集合在一處地方的，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現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五百人。

以諸君這樣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象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炮，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

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陸海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們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戰爭有知識軍人，是什麼心理呢？過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為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

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的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知識的軍人，以為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為不讚成這個道理，便不讚成革命；因為那些軍人都不讚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

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讚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

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導常的道理一概而論。諸君現在求學的時代，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學到老，死記得滿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

我們現在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北方的官僚軍閥，老早便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他們學校之成立的時間很久，人數很多，器械又完全；我們這個學校所處的種種地位，都是比他們的差得遠。

如果專就物質一方面來比較，又照常理論，我們怎麼能夠改造中國呢？不過北方的將領和兵士，集合在一處，成立軍隊，不是為升官發財，就是為吃飯穿衣，毫沒有救國救民的和革命的志氣；在從前滿清的時候，是這一種將士，現在遺留到曹錕、吳佩孚的，也是這一種將士。

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黨，從前既是能夠消滅滿清，將來富有軍事學識的革命軍，更是能夠消滅曹錕、吳佩孚。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要能夠消滅曹錕、吳佩孚，根本上還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他們的人多械足，我們不但是不能夠消滅他們，恐怕反要被他們消滅。俄國在六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便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著著進行，所以能夠消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告成功；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仿效俄國。

中國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又聽過了我今天這一番的講話，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什麼根本呢？

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

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什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自下而上於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國亡種滅，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

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都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都擔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了救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加倍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更是同他們拼命，要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是靠什麼為主呢？

當革命軍的資格，是要用什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為，象他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象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

革命黨的資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個方法，說來說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

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以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炮子彈，能夠速死更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

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為是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敗。這樣以死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並不是憑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實。

象從前日本有一位中國留學生，叫做陳天華，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還沒有到革命的時機，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英國又有一位留學生，叫做楊篤生，也是因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沒有革命的時機，不能做革命的事業，看到中國太腐敗，要以速死為享幸福，便在英國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

象陳天華、楊篤生，他們是什麼人呢？他們就是革命黨，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他們都是由於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實在是可惜。

但是由陳天華、楊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難得和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受敵人槍炮的子彈而死，當然更以為死得其所了。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為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所以革命能夠成功！

這種先例，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為幸福。

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為幸福，便能夠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平定中國，因為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

因為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

我因為要維持共和，消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

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所以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藥
魯迅

狂人日記
魯迅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